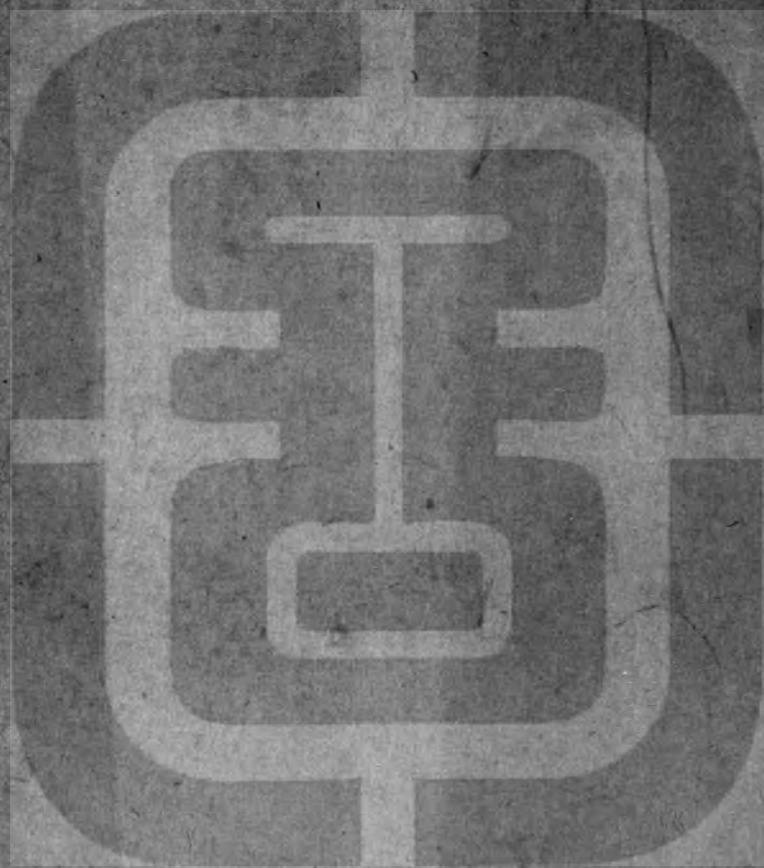


珊瑚木雜原橐



珊瑚木難卷四

宋趙子固梅竹詩

里中康節菴畫墨梅求詩因述本末以示

逃禪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間庵卷紹逃禪得其潇洒

之布置回觀玉面而鼠須已自工夫較精緻技枝倒列作

鹿角曲生意由來瑞若爾所傳正統諒末節捨此的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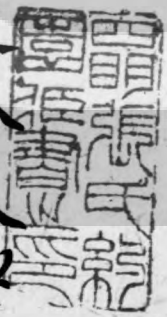
皆偽耳僧定花工技則粗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却有

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憐聞名未識面云有江南

畢公濟季衡醜粗意拙祖契到雪蓬觴濫矣所恨二王

無且法多少東隣擬撒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

求其肯賜賜須止七等則三點眼跟名板梢鼠尾枝分三疊



墨濃淡花有正背皆多般蕊夫君固已悟荃蹄重說偈言
吾亦贊誰家屏障得君画更以吾詩疏其底

康不領此詩又有忤許梅谷者仍求又賦長律

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分三踢攢成瓣
珠暈一圓工點粉綴蜂頭凝咲靨穩拖鼠尾施長條
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銷松竹襯時明掩映
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時候朧明月清淺溪山長矯橋
閣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曠近成蹊
明非画軸不是描頓覺坐成春盎盎目思行過雨瀟
從頭總是法拚下工夫豈一朝

王翠岩寫竹求詩亦與

古画画物無定形隨物賦形皆逼真其次祖述有師繩
如印印泥隨前人尚疑屋下重作屋參以新意意乃足
晉魏而東幾百年義獻斷絃誰解續何況高東李杜編
江湖競買新詩讀願君種取渭川一千畝飽飯逍遙步
捫腹風晴烟雨画入君心胃吐出毫端自森肅負大夫
來子章何碌碌

三詩益梅竹譜也然胸中無詩者見之捍格翠岩得
詩後數旬忽問余日所求画竹詩耳乃及李杜編何
也余咲日非君不解世無人為君言耳作詩必此詩
定非能詩人不聞斯語耶皇甫表工學於斯間余詩
欣然求書正恐胸中無詩種又捍格也識者為子一

撥予老不事多言云景定元禳良月六日所寓邸乃
監橋王氏家二鼓燭下書諸王孫越孟堅子固彞齋

居士記

吾友趙予固以諸王孫負晉宋間標韻少游戲翰墨愛
作蕙蘭酒邊花下率以筆研自隨人求畫與無斬色往
往得之易莊之多入亦未之寶也晚年步驟逃禪工梅
竹咄咄逼真予自江右歸頗悟逃禪筆意將與之是正
而子固死矣鄉人云子固近日聲價頓偉片紙可直百
千予未敢謂信一日鬻書者攜數紙來少室果印所聞
豈人情不貴於所有而貴於所無耶皇甫君步趨子固
者也出子固論畫真跡一卷及其所自作蕙蘭躍然而

觀感慨係之吁子固不可作矣彷彿子固者斯可矣皇
甫君其勉之咸淳丁卯五月晦日隆禮書于春詠堂業
士則

予幼年侍彞齋兄遊見其得逃禪小軸及閒菴橫卷卷
舒坐卧未嘗去于是以盡得揚湯之妙先兄好學耽書
每作一事不造其精處則不已也平生留意翰墨之外
他無一毫世俗好老之專必工必精此豈晚學之所能
哉余作此君彞齋兄每亦許之雖法太蘇然筆意之傳
實自彞齋兄皇甫表昔傳彞齋遊所作蓋有源流先兄
已矣君其勉之咸淳戊辰小暑日書于清遠樓竹所趙
孟淳予真

昔李伯時表弟喬仲常親受筆法遂入能品今為筆世
甚罕有其貴重殆不減龍眠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子昌
勉之哉子昌年少志銳深造而自得之自成一家可也
李喬之事又何足尚云咸淳戊辰良月天台董楷識字
正翁號中齋水峯董氏

畫謂之無聲詩乃賢哲寄興有神品有能品神者才識
清高揮毫自逸生而知之者也能者源流傳授下輩有
法學而知之者也伯氏彞齋天姿穎悟人品既高以其
文章書法之緒餘遊戲翰墨為眾芳寫生運筆如飛氣
韻清拔坐動造妙其入神品者乎乙卯春子昌至自昆
陵彞齋留侍筆硯欽葉師事口授筆傳摹倣弗釋是秋

彞齋遊壑翁閩葉子昌改館於高文之烟雨 往游閒
雅時而習之心得手應漸入佳趣後數年彞齋獎之日
工於斯傳子固之餘芳者其子昌乎彞齋已矣子昌之
筆日進見似之者而喜子昌袖彞齋畫法詩卷求予著
語余深嘉其志之篤欲勉其藝之精超乎能品援山谷
先生題宗室大年画卷云大年學東坡作竹石殊有思
致筆雖覺柔年少故耳使大年耆老自當十倍於公精
義入神子昌勉諸歲在戊辰中秋趙孟深題字君澤號直齋
僕與子固交最密得子固詩章畫墨尤夥寶祐丙辰子
固與正翁校書法累數十紙僕把玩不釋手於是篝灯
摹榻一夕而竟厥明子固驚喜援筆成跋幾二千言兵

後所藏散失而二君亦已矣一日皇甫子昌偕僕山陰
袖出子固景定庚申所贈梅竹詩譜及正翁跋語三復
之餘如見顏色子昌實子固中表正翁實僕內兄弟見
似人而喜於馬乃重為感慨云後二十九年戊子中夏
汴陽錢應孫定之父書 菊泉 書林

余兒時在鄉里斛峰先生齋中見墨蘭數本筆法飄逸
可愛知有浙右趙子固名矣所恨其時未知此趣不能
鑒賞及長大宦游四方於江西士友間初見楊逃禪畢
公滴墨迹遊戲天真清絕令人意消及來禾興知子固
為邦人深切自喜首問其喬木故家則泐然無處詢訪
禾興為郡為浙右最陋邦以財雄酒色相尚而好古博

雅者絕無其人抱璞荆山至寶橫道可重者息賴有別
駕昔齋李侯中原每嫩秀為方今天下名人公餘得游從
論書法足以被除塵俗然後止留心於竹不甚及它品
為悵一日有皇甫秀才相過形神翫體語言如泉絕不
類秀人自言能画梅蘭水仙聞知為子固表弟毗陵寓
客也得子固親傳妙處往往過之青出於藍與予論画
中三昧無不中的因出子固傳授詩翰一卷于予示咄咄
逼人豈鄭虔三絕足以並其有自來矣是可寶之供觀逾
旬不忍去手予謂子固不特画蘭水仙為古今第一若
書若詩皆入能品豈學力可到耶噫吾雖不飲酒知酒
莫如我也予嘗同皇甫君遊俱徒步市中但見其精彩

鏢人步履如飛問其年曰七十有三矍鑠哉是翁也抑
真水仙中人乎喜之不足特為書相見本末于卷尾以
還他時瀛洲會上水仙宮中婆婆政坐諸君耳解后拈
起此段公案亦足以相顧一笑也

大德五年歲在辛丑月建卯鄱陽吳亮采熙載書于
嘉興寓所官舍集雅堂

亞之詩與此卷借沈維時所錄丙午七月一日野航

植芳堂記

余友生沈復吉授經予門文究習政黃氏之學子世
之名能者治其所居之堂扁曰植芳請記於予欲大其
說余謂夫取諸身者莫若喻諭諸物取諸物者莫若驗諸

身故志潔矣其稱於物也必芳學博矣其游於藝也必
芳行成矣其發於言也必芳言達矣其流於後也必芳
今欲以植木之術而為此身之諭植得其地而生生則
芳且榮矣然則此身之主宰者在吾方寸之地培之養
之養穢淨盡其所得於取物之效者近之事又推之及
推之及人何莫非學也豈世之所云小道者哉昔之語
植芳者曰董仙氏曰蘇仙氏董氏治人疾疾疾止俾人植
一樹杏計實易粟以濟諸貧蘇氏得仙去語家人植橘
鑿井曰後此必有癘瘍吾人者與人摘一葉水一器即
愈後果驗彼二人者以仙術寓醫然跡其心亦可謂博
施矣故後之善植者必稱董蘇云今生之植將不在乎

此而在乎披彼生起謝曰名言也書以為記會稽錢史揚
維禎廉夫撰

世莫賢於董奉種杏廉於取財予獨謂奉之種杏乃其
巧於取財也取財於人至於再至於三則已貪矣况不
義乎取財於天雖歲取之亦以為虐况所推與又一於
義得不謂之廉乎二者之取其利一也然世知取於人
而不避其貪而不知取於天亦不失於廉此奉之所以
高出千載而人不及之也吳中沈君復吉儒家人也幼
嗜書長而精醫不惟得董之學而又得董之心然嫌以
董自負故榜其居藥之所曰植芳而不曰種杏大凡以
術鳴求有不嚴其視瞻高其己能雖司馬李主猶不免

此惟儒者則不然以是觀之吾於復古古則為儒醫有不
待徵於色卜於言而無疑矣加以廉於取財義田之聲著
於人人則其去俗工術藝以求售者奚啻千百哉雖然
名可辭也實不可辭也苟辭其名而并去其實吾忘君
之德不竟且不能無於陵仲子之譏則又過矣觀官缺岢
楊先生文故既美其德而又規以中庸之道云

洪武己未八月既望登仕佐郎國子助教江陰孫作
識子一中都國學之西齋

植芳堂銘有序

人貴自樹立流芳遺臭皆由己而已蘭室鮑鮑肆之所入
而古才吾身之得失曰之喪榮將係焉故屈大夫慕芳潔而畦陸衛六

得失別本
作得表

內史淑芳潤而又游藝三可仁能自甘立者矣彼江上夫迷
臭為芳而之逐不止至穢德腥聞過者莫不掩鼻而之
與林子所傳江湖浪人奚以異哉雲間沈君文銘子復
吉秀而文又舉命其所居堂為之芳已已勉其自立工
流芳於世而乞銘于友人中之仁以交修之銘曰
孝子顯親在子林身植之以芳德聞惟馨彼愚無知芳
臭莫辨薰蕕同之蘭芷亦變其變何申不能林失身污
穢冒以自滌沈氏有子亦既肯堂孜孜進修殖學無忘
仰止前賢或淑或沐潔已潤身以繼芳躅

植芳堂箴
瞻
澹彼草木人植不芳其植維何母握母荒本浮則瘁膚

瓜則傷朝培夕溉迺蕃迺昌人胡不樹望洋馳驚德義
罔修節槩安傳詭隨詐謀締章繪句誕炫其能曾莫予
步雲間多君復吉乃賢構堂志願植芳允鑿懋學敦行
動遵古先復寃岐黃矜視瞭然氣運既明沉痾屢痊橋
泉杏實流譽遺編子攜其功曷止蟬聯黎庶誓誓願起
顛連魁為弘濟百世斯傳 同郡王基

嘉樹發幽芳依依自舒榮陽條接陰類芬馥播前楹之
人事高潔坐閱岐黃經探源漱清潤迺流承德馨慨彼
蚩蚩氓戕賊壞天形捐軀齋草腐遺臭汚編青以茲生
物理會我惻隱情熙熙布春陽霽七登素齡流芳被草
木因人植嘉名殷弼

倚蘭被九畹佳蕙滋百疇
荃蘅與杜蘅羅生交綢繆
時苟不利蕪穢將誰尤
朝吾艾宿莽夕吾漑清流
冀茲枝葉茂充子雜珮酬
援琴發清商揚於泛中洲
美人隔南浦延神增離憂
攬芳結續紛日莫之夷猶
誓言寄所思則路良邈悠
恒恐年不與鴟鳴先秋陰
風集中野泉芳委林丘蘭
芷變不芳葦菹漫道周靈
灼去已久千載誰與傳
英人雲間彥雅嗜最冥搜
靡蕪集遠思再感王孫游
何新無芳莫子獨良好修
願言閱英采以俟知者求
番陽甘瑾

植德期後昌種樹寸期後芳欽允種植心躋咸壽康良
在早尔早原野小麗春光中種摘惟盈井中種杏有必達連岡摘盛

引靈泉香熟致餽粮群物廣所惠高門屹相望恭敬古
人意永矣福履將越人唐肅

高堂新構碧山隅綠髮仙人好隱居摘葉秋香浮石井
吾陰林暖繞庭餘百耳種德知能好爽世流芳信不虛
老我何時樂妙訣東風門巷引柴車越人黃常

翼高堂淮水得亭嘉樹已成陰芝蘭佳氣晴熏戶
金石丹光夜出林換隱且容高士傳衛生應得古人心
故家喬木今何在信是當年雨露深以雲同簡似

橐駝善種樹深得養人術宋人握其荀苗槁死犬則勉
彼植芳士鑿茲得與夫非加培植功曷及子蔓助力湛

朝雲晞靄靄以暉白光浮母杏林香動幽蘭室令德擬

同芳^修倏名當自立^曾上君子堂微言聊暫述^吳即樊園

高堂何渠々象芳列前楹羅坐^生蘭正碧葉間此主^紫朱

井誰可此董林安足^稱若人休文孫揚芬藹簪纓^厥子

昔者^肯構樹德承家道^聲美吾事^芳嫖節採秀^擷吉以英托^根一

失所^捐不如蕭艾榮重花世莫辨君子匪^仗寧良時難^駉

得江風^佩絲子情^緇閑中王舉

集陶一首

謂人最靈智衛生每苦^拙所懼非飢^寒將^將令養不得節^達

人解其會^積在世無所^云須以^義農去我^久空嘆^將焉如念^之

動中懷^以之去友有^報藥石有^時間詩^以之風好^言事堂

前林灼灼葉中花枝條始^雙茂春風扇微和弱端馳文

魴靈鳳撫雲舞生^止高蔭下神淵寫時雨^亦從小中來

相見無雜言^赤泉給我飲^乃言飲得仙^{老夫}有所愛^養

色含津氣^遑遙望白雲蒼蒼谷中樹^吳郡金^玩

春陽被皋陸時雨^決初晨荷^鈕臨前除闢壤尚^荒榛^藝

本日成列培根繁^奇芬條枝及時榮^惠夢^韓以分服^綵

憇嘉蔭^端居離垢氛^眷茲世葉繁^德馨惟日^新興言用

棄然^庶以樂吾真^臨川李^錫

秀出東陽^商芳流自百年種^來同古史封植^豈韓^宣術

妙醫中^最名香^肘後傳滿頭^惟白髮^氣子為^重玄^州來^復

植芳堂銘^{并序}

吳松沈復吉氏好修者也既^稔庭訓又^熱岐黃書^己人

疾暇則植衆芳堂下芳葩更榮榮微馨迭浮因扁其堂曰
植芳間微予言子言菽粟麻矣榮用物也必植而後成衆
芳玩物也奚植之為哉復吉之以意殆謂衆芳之記於林
谷間者固不做乎人也然而日燥霜令號有幸存者焉有
夭折者焉其植焉者自芽茁至於鬱茂必培之溉之源味
之燠之俾氣力固生生之意蔑以息也若是則植而味
其生者豈非吾以藥石壽夫人之比乎彼自生自有不
假乎人者又非人之不仰藥石而信夫天之比乎吁之後
吉其知養生之道者歟至若比德君子特復吉券內事
耳茲不暇論為銘之曰 衆芳之生靡賤靡貴根抵淺
深悉胚元氣維此沈氏取而植之順物之性相土之宜

瘁者使榮公者使碩金之玉之贊天地之德勿愛而迴
勿忘而損斯盡夫吾道斯全夫彼天四明鳥斯道撰
沈也江湖憂俊客藥術由來妙無敵世性人往往推神功
轉覺流聲動京國茅堂雅攝淮水濱開林種杏春紛紅
香風東來拂曙影芳葩盡散照脂雲軒當人自把瑤軫促
發興時時理清曲客來丹竇每同餐恥學盧以山斗據菓
具壺負局誠之稱徒然遠引逃空名何如植芳佳門闈
奕世樹德羣羣生玉文霞慶之世罕有哲人不吝千金售
具錦之深碎耐西只建青箱引每為軒農究我生護薄亦已久
弱質夏瘴江媿滿柳何當載酒看生紅共子幽窓論肘後
金華何與

雅志葉幽潔，蔚芳此堂陰。端居寡人好，庶得觀物心。苑
彼遯寸苗，弱質恐不任。靈雨及時降，春榮萋以森。晨興
荷吾鋤，逍搖步前林。俟時冀明采，敢使蕪穢侵。靈均世
云之，高蹈邈難尋。興言道遠者，嫫媿匪瑤華。音天台林右
幽人澹無為，植芳探所得。蕭艾游_游樛，芝蘭日盈積。青
陽霽玄象，百_彙之含秀。已時當讀_書以暇，適以還杖策。馨香
襲衣袂，笑傲_惕盤石。豈無遺世姿，療病斯服食。以_送令葉
松喬長一_揖謝於迹，心_於茲生以深。終當適其通，象山陰_朱武
荷鉏破苔碧，繞屋蒔蘭蓀。如_時雨沛然至，芳日已著清。
晨縱游目紅紫_羅，羅續紛_羅稠花洒雲露。含光射暗曠，叢_人
蘊生意葉葉開。易_陽春馨香溢窻戶，蒼翠沾衣中。坐父與

物化見茲天地仁，乃知遂其性。不在_江漑類，卷彼南國
叟愛憂太勤，介膚驗榮悴。握本灌_疏繁，自謂助之長。詎
識喪其真，所以未霜雪。徃徃皆湮淪，我知葉_閑雅於此
頗有_聞闕_之尺寸土，春來廢耕_耘。賴_云豈無抱甕力，自斷鄉
山雲何時謝世鞅，願_孟卜爾為鄰。

洪武庚申_孟益夏七日，永嘉林鼎書于朋易官舍。

東家豪華勢薰天，名園第宅相鉤連。奇花異卉看不盡，
主翁每作花中仙。西家買盡膏腴田，桑麻極目如秦川。
所收貨利已山積，况兼歲歲遭豐年。東家一朝成瓦礫，
西家亦_復無人烟。予似華亭沈復吉，却向鳳陽開藥室。
年來雖誦岐黃書，尤自中_曾中_儒好_之術。有地不種果，大花

栽桑

有田不栽栽桑本與麻常時高掉活人手旬日可到千百家
當知種芳乃種德無力栽培有餘力傾摧據作舊技條
顯賴還成好顏色植芳只銷方寸餘萬頃田園竟何益
我知種者有自來此芳本自前人栽德澤連綿想無已

子既傳孫又傳子

會稽馬弓

玄聖制家醫者衣國術功與方天壤俱達人識其然昧者徒拘拘沈

拘拘沈

君文墨士乃是倉俞扁徒鴻室秘淮南騰聲在天都嘗讀

養生論命類窮種弓中白樹書生用逕十畝餘眾芳羅前除日出車輒

抱甕興來時荷鉏封植不爽節生意紛已敷文念茲草木

性悟後造化樞范茫六苑六合內有生同一初仁哉軒岐心

誓欲濟康衢奈何韓葛輩二但復為身固圖乘化遺之白雲天

札

札竟接涂我乏經濟具子空嘆吁不知生醫之國士舉世

當有無楚雨濟古南嶠春光薄行車神方我欲究明當以造之

君廬天台許伯旅放

植芳堂記

一元之氣播流於萬物周運於人身其生之理未嘗

有異也故善養生者不觀諸己恒有驗諸草木其曰彼

鬱然而暢茂繁然而華實生生之理為之也而吾之身

獨無生理乎於是調之護之甚謹惟恐一蹉隙之失以天

其生故其氣充而谷容寢雖至老猶如壯盛時平乎易培澆

邪氣不能斃蹈水火不能變如古至人者亦豈他道哉

能順其生而已衆矣人味味焉莫之或察瘁以精神於形欲

性明虛於是非恣縱焦亂使本然之生涼如一髮猶草木當春夏之友交見戕於斤斧聖人懼焉於是設醫藥之教反放取草木味取甘辛量人之疾疾而投之以復其生意嗚呼其亦仁矣哉惜乎世之之醫以者皆希世苟處不足以盡知聖人之教也使生生之意反見害於草木之性豪毛之失千里之繆果誰之過歟吾未嘗不慨然為世太息也華亭沈復吉氏通達儒書猶精心於醫術容幾索微恍乎有得嘗曰醫譬如植木也能順木之生則其性可茂無失木之生則其身可壯故顏其堂曰植芳此復吉之高世之醫所以為未及也歟或謂後吉之植芳本猶蘇耽之橘井夫人之病有百萬不同表裏輕重邪滿虛

實各名有其證而槩欲以一味之藥攻之非惟不足以復其生適足以害其生而已借曰彼神仙幻變之術可也而使復吉躡其故踪而為之其可得哉人見其事奇怪舉以贊復吉之高殊不知醫者之高固不在此能勿失之生則善矣復吉以堂記為請予故樂為書之且以勸勸世之醫者也

洪武庚申二月初吉將仕郎

府紀善天台王璞璞記

植芳堂記

雲間沈復吉來居中都東市口以三聖人之學鳴作堂以居問名於尊翁文舉父文舉以植芳扁之予嘗過焉見其崇檐層砌高下中度而窓戶洞開方席靜設足

以延廣，爽而條塵全也。左右前後，芳葩幽生，丹紅雜而
文章爛也。惟天晴旭，芳馥薰蒸，而融液透徹，精氣入而
麤穢除也。固起三謂二，言一。此豈求名而弗得者耶？夫
並君子也。薰薷之莫辨也，尚矣。矧有知所植，芳者哉？者
屈大夫著離騷，以芳馨為仁，為義為君子，而惡臭為讒
為佞為小人，是非取舍，固有所分矣。然而鴉鵲既鳴，蘭
芷憂而荃蕙化矣。份吾有此內美，將焉珮零？吾法大前
修，將焉程乎？此原所以不忍屈心，折志於上官，靳尚之
徒，而甘從彭咸之所居焉。乃今
聖運休明，賢才彙進，復吉在

輦轂下，晦迹不耀，而芳香自珍。迺若有同於楚大夫之
為者，意來安在哉？噫，君子之於世，亦觀其所處焉。原
以讒見逐者也。三后之純粹，原因不得而見之矣。而其
言一則曰：苟得列乎眾芳，一則曰：哀眾芳之蕪穢，忠國
愛君之心，實拳拳焉。乃今沈氏一門父子之賢，堂構之
重，所以命名者，若此。益因其濟人利物之心，月殖其穠
祚，使盡夫人力之至，以責効於天耳。夫其心之所存，道
之所存也。方之屈大夫，其孰多乎哉？且夫天地以生物
為心，風霆之鼓動，雨之滋息，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生
物既遂，紛々總々，不能以一端名也。有人焉，通其理而
神其用，天地之心在我矣。心即仁也，仁即所謂德也。植

芳斯植德矣德盛則仁熟矣德之盛仁之熟馨香之間
豈特一堂之上哉絮之以諱曰歸哉斯堂紛其^植兮
者參苓間芷木兮靈^麗之^夜吠變殊質兮天風斯征芬其
蕊兮孰其之^擷之筐筥積兮以禱以蒸或炮^炙兮已劑維
良起沉痾兮吐彼上^堅遠避匿兮氏^民吾同躋仁壽域兮
神聖在天同日月兮七經有書啓玄^齋兮邈彼化樞生
物育兮絮芳之植符尔德兮善^植之斯獲蓋自力兮母怠
毋忘母^握擢拔兮芬其難^極舒暢以達兮德音孔昭用不^極
兮植之培之後無^數兮詞訖獲吉以示其尊翁尊翁文
之父曰^誌之哉斯言也幾於摘頌矣意者先生其以古人
望女乎乃使來請之^書為記

洪武庚申夏五月初吉鄉貢進士四明鄭真書於臨
淮縣學之^潤之齋

丙午七月廿二日黃應之^龍鈔本見假因之^錄曰子小
樓^性甫記

三香圖

粉^能非誰描入畫圖玉奴相妬以^意何如生乎^平不入春紅隊
甘以梅兄一處居^吳沖明題
良工寫此三香^圖之萬卉千已^能總不如一見令人倍惆悵
歲多昆季不同居^吳源倚韻

楚楚山^嶽令間水仙梅花開滿大江邊山中萬竹^木方搖落
石上三生有鳳^鳳綠雪^露之四雄愁庾嶺^月因明交甫^夢父湘川

積翁詩

當時却笑詩人詠，兄弟評來孰後先。得陽臞陶振

。昨夕風水俱逆波，石相春舟人悸久不定。晚出山

外始安僕偃仰于短篷之下，偶成五言并錄之。呈似

舟過道陽城，迂行多幾程。俗珠難共語，山好不知名。梢

趁之玄力，歌調款乃聲。來晨宜對月，合浦夜珠明。十八

日甲子之翁書

國家封域之大

笑殺秦家之里城，我皇海表謫方行。西海削平會經

法南溟，宜透草。今從來賜谷，東風軟北辰。不動搖光

明靈符，各出東海龍。蓬萊萬里通，來縱右和美。

虞瑞岩画

禽鳥

嘗考夫六朝五代南渡，逮今善画者不可勝計。然而各

專其一，未盡善也。瑞岩虞公以盡為業，聞之既久，未嘗

得一紙筆，觀沐間會于永新寓舍，出于漱紙。山水人物

則有虞狀花，木石則有幽妍。余鳥則有飛翔，魚龍則

有變化，其餘所施，不可文。蓋瑞岩之歷山水窮搜物

理而得其妙也。察夫百家眾技之流，能業者先世者，蓋

鮮非惟百家眾技之流，不能業其先世，儒道一而已矣。

女雅業，儒若子若娃，宋審異日有能業者，不瑞悉有嗣

想夫能之其業，又莫勉諸。

至玉戌戌良月廿又一日，吳源書于永新寓舍。

。開境志劉屏山

之境志者摩闢子方寸之間而莫知其際限之所接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甚之遠邈曾不畦步至焉無炎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曰舒長如桃源與鷺塵背如混茫之世無為而常自然真雅懷素志之栖栖寓峻行逸曰之遊歷也境中之人心和而氣平神靜而體舒不拘拘跂跂不營營汲汲閉聰明之牖息思心之機洒濃厚之情停飛動之根喻良弼之解言營道輪之繫系握握然而篤於修勵者譏其墮役於智巧者調其拙湛於靡者廢其矯非夫之立高尚之人莫比居也昔許由常卜隣焉其視天下至矣伯夷季札因之以逃國顏閔子仲因之以辭祿位達哉卓乎莫可尚已若夫坐忘寄傲之流閑

關却掃之士尚羊平竹林蓮社之間放浪乎草堂松徑之側曲肱箕踞長嘯微吟送日月於枯棋泯乾坤於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藩域者也乃有黃冠羽服壞衲方袍逍遙其間自立門戶曰清都曰淨土蓋閑境之別名也自世途歆艷斯境塞或純盜虛名或指為捷徑一出為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人遊談賦詠以挾為高慷慨激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豈以其淡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喜言而畏蹈可暫而莫久歟余嘗熟遊送之者皆自崖而反也因述其旨趣以導夫來者

鬻戲

有相者論病翁曰僕閱人多矣寧馨殊姿喋吟怪形由
向之龐鼎角之清固難以一二論也若翁者雖乏鳶肩
燕頤之奇亦無摩頭鼠目之陋然而躑躅言蹇跼窮拘
羈則多髻之累也夫髻多則貌古貌古則神厲神厲則
語不和語不和則交寡合寡合則動無或宜乎翁之沒
沒也亦盍鑷亂艾繁稍自矜飭乎温而儼然齋而惘然
肅而偃然發而荒然夫如是則孰不多先觀子為快焉
左持右契或挽或推聲效之間山移海回慢子者如其
敬嘆子者止其哈運何塞而不開名何顯雨不來竊為
安此翁曰嘻鄙夫樂隨正士自守子徒欲軟美求容而
不慚吾行之益醜也吾聞之屠子條己者非無榮名之

患而無素屬之難我則不偶夫髻何罪且髮膚之自
哲垂成豈其敬之輕若弁髦相者曰天生百骸所以立
我規矚軒冕附市挺朵顛連絡結龐顛侈哆爬义負荷
之隨踏松惟人具焉一不可若夫之也存乎止乎皆
可以生矣前貽統派之譏後發毛蠹之誚苟利夫子必
請去之何相公作而自奪其便乎翁曰子觀夫有形之
形而未識夫無用之用也易之須者見義尚以扶踈郁
紆可象之儀也勅拂盤之可畏之威也級歸英姿發揚
勁氣偉人特士造物多以界為故黃之紫者鬱然之紅
然者似之者如戟者帛之縷者縷之者垂玉帶者儼若神
者白誓甚美者布置勝人者於此不凡者能令公喜者

是以蓬頭相商疏眉輔漢于思強宋絕吟霸蜀美須又
齊長鬢勝楚或抵几而奮或之論事而張其剛毅挺挺有
如此者或手將大規或口銜伏詩其忠烈烟之有如此
者是既然矣子獨何患乎且貴賤禍福天之所為子乃
謂去窮有政謂攀之有梯謂機之可施以天之所為子
已甚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乃規規倪顏喟喟強西偶
之望塵啣吻乞憐雖位三槐食五鼎馬午駟祿萬中澤
九族宥十世吾弗能也相者趨隅如慚雅謀病有掀髯
為之一咲

吳傳明存絲帖歌
圓清無瑕二三月日見游絲王空濶誰人寫此一改奇

著紙春風決不脫紛紛糾結擬非書安得龍蛇如許
神縱政喜縈不絕世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
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適可呈千鈞石
嗟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公遺髯涼若活
衛后落鬢搖人光翻思長安夜飛蓋醉破聲落南山外
飛離契濶三千秋筆意與人俱老大政成著御明河津
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因自有機之戲事豈足勞心神
傳朋玉逢原之外甥也

○豆腐詩

淮南有仙術化豆作瓊英入嶺松花之含漿石髓
冰刀下冷崖雪釜中明未懣屠門之偏怡道者情藉菽

菽別本亦作 菽作菽

香奩夏異雜葦支味逾精腥姐仇銀膾加飡侑玉粳山小翁惜
殘齒愛爾當侯鯖梁寅

○奉題之竹深書記詩卷

棹拂鷗邊綠水鵲揚飛鶴外青山無限曾中漬清氣新詩流

落人間 大德元年六月廿九日書於真樂齋 張樸樸

長句一首寄上叔方有道先生求賜之教 張簡

頃首

盧橘花開梓樹疎故人安穩在樓居翠眉狎生春行酒

絳帳懸燈夜讀書未必醉來忘簡寂祇緣老去尚高虛

離群應念任贊春者道遠天冥欲命車

○胡石塘遺文 顏樂齊原鈔引 此是題

嘗借房僧坊一本作借僧房居

顏樂齋者永康胡長孺錢唐儻舍之名也後先餘六十

年徙遷無常處濕翼雜下温庫陋之同冥則皆無甚相退嘗

借房僧坊差似靜清開爽碩亦揭顏樂字楹聞又嘗編

次所為詩文取邗溝還繼盱江行十年名顏樂漫抄再

取寧海還絕南昌行七年名顏樂原抄若無行而不與

之俱客之疑為問之賤企貴貧慕富鮮不其然貴非企可

致富非慕可來徒令之走之繫棧以智竭力悲愁困苦窮

日盡年徐悟而中改益益鮮若方於其間不企不以慕

安似忘健羨弗行隨流以順固已之超然是夫七十倍矣

乃令予視若澹然以絕經營之觀夷然神存凝湛之尤

浩然外著自適之容洒然中區外物之累如是其無愛憂

也若真有道哉鳥知道非敢為妄也夫非人能為命也必已當為義也聽命盡義分也分之在已前已過而不相及後未至而不相謀時遷變而不相待將於何所而緒其憂措即無所措憂而尤憂與非已當憂而疆憂等妄也譬夫病在其身權藥石對証治之愈而止醫在其目量箴刀抉而去之明而止不敢為妄鳥知道復明君子憂道不憂貧若不知道不憂異顏矣子顏子廣大如天不以霾曠曠霏霧隘其無外悅豫如春不以風雨霜露間其至和彼莊用者以為饘粥絲麻琴娛學樂持管以窺不能以見全體韓愈者以為自得艱難哲人細事向庸而睹其或但聞遺音長孺也何足以同之昔鮮于侁

問顏樂於程正叔先生也是已先生曰庸言何樂侁曰樂道曰樂道不為顏矣侁未達以告鄒至完曰吾未識正叔向已識正叔心夫人所造何如是之深也客惘然莫知所言因拾之以為原抄引云

延祐七年龍集庚申五月乙酉引 胡氏拾遺所叙如此胡文定公集云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震澤語錄若顏子樂道孤負顏子

吳用晦之志銘

吳用晦卒既禫祭胡長孺以寧海主簿如府計事舍上蔡書院士人周仁禁造為蓋用晦子壻也以所據爵里行言與棄官將死之事為狀一通持來拜且請曰今茲

惟夫子文辭子昂篆楷行草書名天下不得以名若祖
父非良子孫夫子幸為仁榮婦翁銘又幸為請子昂作
篆楷是尚不死請弗已長孺走避不敢當復還固謝尤
不可則應曰諾其明年九月監造舟海上成始克之其
狀而為之銘狀曰疾吳氏字用之海先於越人唐季年鼻
祖之族人偕從徒來台之寧海縣仙岩鄉家焉為縣八十
有四世曾大父大明宋迪功郎大父籌父舉尹宋承務
郎兒見時凝然似成人既冠入州學有能賦聲為曹偶見
推登咸淳元年進士第對策語直不得在高第明年郊
祀始之授迪功郎池州東流縣尉巡捉私茶鹽之人打外報
服闋循從政即監紹興府支倉鹽歸其家未第時鄉

之先達葉少傅玉提刑年秩盛高都當世名德折已貴
尊與為游知交尉東流時嘗權池州司戶參軍以治辦
聞持喪哀毀甚既棄官冲泊自守於世若無聞知獨於
鄉里族姍如加諸異日今至元十八年浙東造征者本舟
材鉄百雷賦里民急不忍其嗚呼令子鬻田代輸家以
故耗施意尤未衰比卒前一歲衣冠哭拜家祠如辭行
礼將及歲泊然無語以卒年八十四實大德十一年九
月癸亥娶黃州司法參軍同郡金桂卿女子男一人男
臣女三人其嫡婦今任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請銘者
也長峰子壽婦次之胡福之孫三人男一肖居女二在
室大鼎臣以至大二年九月壬午葬其鄉於吳興之原得

銘距葬日一年長孺曰死生之際微矣晉之唐宋選吏系
進士出傷先生類之曰是之庸祿利士盡心敗又禮亂銓法
徒靡風俗不足得雋嘗試取古舉子祖文讀之裂道違
經之理害義其尤侮玉人之言也夫固嘗著論排并不
少置俯仰垂十年卓偉魁傑之士願出於其間何可勝
數近四十年亦得六七公其尤著者李璿權登咸淳進士
弟既臚傳識時相驕肆將覆宗社即日上書之下掛冠
去趙卯發擢池州兵薄城夫婦縊州治馮之戰獨松嶺
不勝死高出斯得言丞相玉當事危急時棄去歸願以同列
議已之統必債之國承同之書樞密院事還湖州眠破屋中
式時不食何應桂權發道忠安軍事栖霞嶺不守刺刺血

裂衣帛作書上之縊州治留夢炎為今吏部尚書廷阻
沙不丁平章政事撫言賈胡司泉府主市舶可宰相不
可忤意曳出復召如初對得釋此六七公者視死何如
况區區得喪禍福哉高材大器自非畏名息影長往不
招之士有此積蘊必求自著見於時而施用於世固不
肯鰲同面暗首終老於采表薪負未也往往視取士塗徑勉
疆強委曲以就之媒致其身見庸之庸地又何問賢良中正
茂才進士也耶猶寸珠尺璧埋埋土塵室其光輝發見自
有不可得者揜乃乃今用晦死生之際若出入門戶與六
七公炳炳乃映乃照乃可銘已銘曰司徒俊造墮莫復吏選唯
莫紅離道彌賣詩文程人置科目進士千載干一千祿已

肆禮亡甚極枯^磔之侮聖恬流俗卓偉魁傑天所為高材^屬
大器距潛伏頰首^俛挽就甘誥^詰曲奇節峻操袂踵續死生
際若伸^舉暨屈用晦洞識蓋同錄後五百年示陵谷

崇寧萬壽禪寺楊氏施田記

皇帝龍飛之六年歲行丙辰正月辛酉^重之書宣諭軍民
官使^臣畧曰杭州路浙江崇寧萬壽禪寺住持無^受之正
傳長老楊宣慰松江六十四^頃田地布施屬寺水土園林
勿奪正傳欽^授迎奉募鈎鐫飾竟已律歟^嘉之哉隆^勸初崇
施之盛德也謹按中大夫浙東道^道山慰副使僉都元帥
府事^楊入公^梓幸^嘗小任^海道漕運萬戶至大三年冬十月二
日月海^紅餉錢如浙東將^渡四^錢一^唐至寺^詩時^時惟見行僧去

來飽笠^御比無受親執土木役塗緇手足不厭問焉則
拱而對曰桂交廣閩蜀荆江浙之適北東西者水陸出
此道若輻^輳縮穀^矧濟江潮^沙故異甚天下無有非^耳且習
熱^熱心掉^體溺^戰不自制普覺和尚弟子曰久禪^禪師曰江^擘旁
地建^淳蘭^若若為床坐^褥席以處之為飯羹^餐餌以食之當
宋^淳熙^淳間尚書祠部為請得賜崇寧萬^壽禪寺^額者
行宣政使知^主此席者之不可輕也擇三人於諸山而
正傳適中焉墜^失是懼敢受^愛助^薄苦公聞而偉之曰國^家
厚恩^恩相^仍簪^笏藉祖先遺德江有田園尚長必有厚^捐
思報^莫侖^前及物在崇寧萬壽為得其地逢無受長老為
得其人謹施松江府華亭縣莊屋一區田六千畝歲收

四千石永為常住供雲水僧飯食浴洗丘義渡船是曰
在已在人皆為外物未施則厚止一家已施則賴之者
眾以此方彼萬倍差殊事聞於家無不意滿宣政具以
聞上無受日與江渡舟人米約不求僧與其徒回眾黃
冠往來錢歲費且四百石明年六月下酉未旦時蕭公
橋民不或于火延及浙江亭四旁閭門皆燬而寺獨存
若有物衛之者無受既具良石以公書請文于碑長孺
曰之銘已之文又為銘曰六清淨義獨布施先絕惡去
本庸攝慳貪博施濟象起仁造口有所不能竟舜尤病
堂消霧散洞然明處嗜欲不作人已一如兩降氣江分
荒潤澤幽火與隈涓江莫能乾為篤子者跣足若身受

道傳業成已去人處匪廩倉出匪楮篋不有施者鮮不
隕越錢唐潮改悍猛奔衝吼声雷震飛濤山崇宜晦風
雨群艘並樣進無可乘退無可止久嗣普覺建刹是間
飲食床蓐施諸所安初資丐求繼藉租入百三十年用
以僅給讓夷急病允義揚公延之以永廓狹以充捐華
亭田六千其畝高屋鉅舟陸樓以走計舟以數愛米有
程緇黃來渡弗索而弗之微糶果勞休煩除垢垢去留
疾徐推竟所適惟時無受既敏既勤是荷之云久公是
承天火四周烈丈旁及有截其疆之乎特立有己者私
及人者公心通道行與物大同是法旄義廣無有火作
此頌詩絲在貞石

滴露齋記

滴露齋者吳江盛子敬與讀易之室也。民生日用何往而非易。其初亦何事乎讀也。一而兩兩而四四八而六十四而孰名之曰乾去坤若可句矣。而尤不可讀也。元亨利貞分四德矣。大亨而利於貞。又直為兩事也。而其句或仁矣。六爻有辭。十翼生焉。理象數之著微。曾知其畫言待於辭而未知辭之詩於備而後見也。至此亦備矣。然而未易知也。聖賢發天人之蘊。先後演繹宇宙所不容已者在是也。人心之火。以其衆理觀其象而玩其辭。頃焉有不江其讀哉。存之於無有師保之際。察之於動靜語默之間。必必口以聲斷斷以意。始於易思過

半矣。况其義之皆可尋即。而或者傳桐穿鑿。自謂古人所未有。凜凜乎潔靜精微之受誣。予則不敢。因為子敬言之。子敬嘉是。尚書之曾孫。故皆流傳。獨親簡編。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丹砂之英。沈澗之清。浩乎夜氣之明明。以筮期。應不占亦貞。日進於學矣。昔者清溪道士之。以眩俗耳。彼且視太極為虛無。固將猖狂妄行。以為道也。假我數年學易。以無大過。此誰之志也。今之人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此豈非句乎。予之為子敬乙其處。

丘可行墨銘 并序

今溪丘可行儒者也。墨法精詣。知名當時。其子世英南傑。傳焉。今擅其良者。莫之或先。故永康胡某為銘。

碩東浦軒
本作礦

續桐膏一燈之照。復陶甌半縷之烟。合犢膚烹熬之度。
中石曰之春之田權。煨火火之微。不熱。色藉煤遠極。至釜用
候足無之滯。好以數多彌堅。罔罔歛。松吳括匪甲淺。麝妍非
魚膠之角。靡紫礦丹鉛。行硯吐之護。落紙數點。點漆幽照點。
玉玉光潛。不與茂實爭書。未知彦卿孰賢。誠得湛然同
傳傳。可共吳字相先。人咸言必售價之善。吾獨悅乃取數
之。庶或有患索裝之未具。已推憂世業之無傳。茲亦器
尔。堪置銘焉。豈之觀美者。尚勉持旃。

古窯爐

大赤之燭。音音。中王黃之植。以凡甄以陶。玉女斯。質虛中
而圖眾。始莫室也。席珍凝其罔罔。側我匪物玩。所之觀為

德豈曰堯。寃間可以止息。木天邃清。竹帛雲積。用適其宜。

駁芬永日

右見陶南村文鈔

胡右塘詩

題馬秦山圖

馬秦山在昌國東。氣候調淑。清溫融。大海四絕。路不到
紫巒。兩嶂盤玄空。天球鏗金泉。墮谷辟邪偃之塞。厓依花叢
金坊翠微互。隱見石梁幽。澗懸飛瀑。稻田活水正拍官塞。
人家山山嶺方玲瓏。高臺以掌廣堪坐。千峰相抱。寬可宮
三島得見。不得到。引舡欲過。遭回鳳仙聖。曰往來豈茫渺
吾意只與方山同。昔人正色臺之端立。抗抗疏秦檜。非誠忠

外主讐敵事巨測，植根堅固應難攻。上心感悟遽升道，
隱隱了未聞國中時論尚或許。忠信此以障似亦成匆匆，
七年復出踞公島，操柁獨握巨初冲。飛吻軍渡狂猶祕，
群君子死烟雨濛。當時尚義語無馬宗社，固自魏崇人
豈知恰室已高死。在士非復驍前雄，祕計欲和之天具。
知聞那許餘人通事言，敗國罪莫說更聞海寓休兵戎。
言挾瘦伏或太甚鬼面，災嶺何其稠。初相北庭去未久，
幼事宜得窺所衷。七閩得歸良不惡，遠勝京漁翻青紅。
自來言耳盡言者，余年誰計身之通代謀。立見內難息，
深愁尚服昌言公。天憐孤立不偏倚，用絕勝地夫衣翁。
送小老佐歸女取寒衣

蔡氏有子堯佐，名家縣東陽。世儒生白苧，長衫皂革過。
輕舟附載錢塘行，聞道胡公寄蘭若。談經磊落天河頌，
欲聆緒餘自沾潤。一洗學語羣惺惺，翁痴凝坐鎮不動。
外間玄漢中之明，薄糜才繼襖不裏。謳吟猶自鍾之鳴，
養子弟無米一斛，疵之士之屋數椽。爾隨僧飯尚一飽，
之綸安禦西風，勅有志不忘溝壑辱。凍餒瑣屑何能攪，
重來猶及十月暖，浩歌勿作淒涼聲。

予為此之送堯佐已而讀之自咲曰：是祕密箴中休
粮方也。若果此道一生不之，凡病不可但作咲會也。
方也。之林遂隸

兒童學書記名氏，粗言東西與三四。從衡方植莽，莫知

已沙羣曹呼吏小更清渾心清雜十七音倫臂指真迷音六盡類
皮史章之尤尚如冰何况况簡編科斗字錢唐吳之睿竊林陋之
籀篆隸分深注意展舒菟岐沮楚嶧峰刻文碑四碑唐碑滿家等
明之明之墓不暫未之停長夜連晨豈思寐中已似見端倪
腕運筆從無履躑猶夢圓方畫畫集規重惜分陰肯指弃
七十四不申道休萬里內星古人不難至昔明時張聖傳
悟分舞娘飛劍器拒温刻之以司空身短矩聲雄良自愧
俗紀楚相語逼之已之金方主真虎賁賁中即空酷似乾金刻木是人形
體兒貌不殊神氣異

半輪明月尚空揮內太白人燦餘星微微搭夫繫足覆不

贈樊道信生

借薄言送子江南歸西風蕭蕭豈滿旂錢唐潮落江水
作鏡湖拒霜咲芍藥剡溪小舡逾鳥飛三江九堰亦易
爾一去四日還庭闈願得長在無相違却恐有人感伊
城右抄雜詩中

送胡古愚歸東陽

建業秋行森立玉素淮秋水葡萄綠五湖從此開舡歸
荷花不洗秋陽酷錢唐行到月盈虧潮怒於揚暑猶滌
二氣相代熱正羸九月西風雨雨初足富春桐江溢兩涯
蒲帆飛上雙溪曲三年漫仕歸亦佳遠宅碧巖既如沃
出處有道必自知富貴何庸席徒嗜欲懷哉稅駕思鱸蓴
千古季鷹豈流俗

題何能之墨竹圖

李公初得湖州蹟三日靜對無厭數趙公既見坡遺踪
時走招提窺敗壁高公寤寐古丹青泓玄幻出王摩詰
三公相隨墮長夜朔南緹堵更充斥何能之氏於潛生
嗜好結成山水癖但逢佳景寫作圖綠霧翠嵐光照壁
聞道趙公卧吳興往拜牀下求一筆句法墨妙倏已傳
去捐館舍無旬日乘輿落手便逼真雖技可幹蘇瞻石
題字印章酷似染七十故人猶解識縱衡張纏糾書
請曲江南鈞鎖画生平速肖尔固能知路勿休堪努力
石塘

題宋梅堊街

飲上池水起人死扁鵲憂道長桑君安期海上語蒯徹
翁后一洗靖世紛在昔至人妙變化炯如秋月開幽曛
學無石師字方冊徒自拈搗空山根踵翁衰陽得書事
千載尚可媿前聞道傍柳下息美蔭靈君相遇顏殊訢
遥呼氏名據一帙逝去儼似西飛雲走承下風雨誰集
膝行再拜陳殷勤語汝今者吾喪我安有形跡同人羣
強名青陽已見圍况冥世士方酣曛言未口忽不見
眼中漢水流云云此豈東皇降瑶席浩歌緩節清塵氣
收書別自記禍福百二十載如昏昕片言隻字無不信
声名江左春雷礮里中宋子得翁真自絕猶與薰
我老厄貧在陋巷簞瓢晏食無腥葷君書幅楮期月日

中冬有喜秋 熏雁行債主事良已天邊除目來相殷
九淵澄寂忘寵辱君於何處窺其瀆此道大原自天出
馬圖龜書兆人文榮河溫洛不愛道九疇八卦先皇墳
陰符素書尚神授地下河上安之云至誠無私作造化
殃慶善惡猶 分宋忠賈誼不常有勿與餘余子生紛紜
大德五年龍集辛丑歲十一月丙申朔越三日亥生
明金華峰胡長孺書之虎林陋巷詩謂秋憂冬喜皆
去年事

何君祖臯墓志銘

先君子之友在吾里者曰何氏兄弟其文聲宮蹟烜赫
一時至于今里中學子群嚴論議頌說鄉先生不敢察

蔡氏言其姓名字尚公云時齋寬居云逢年子舉二君
子之大父曰愕由童子舉父曰倫為宋通直即有子四
人其第三子則祖臯君也家世儒者貲業微甚伯兄不
事生產二君子既學又不問家事君讀書求通大義輒
弃去自力為生不數年贍給使其兄若弟得專意問學
業成為進士歷中外貴仕有當世名君乃益治其產又
不數年致富始大積粟為義廩凡宗族之貧與姻黨之
賢鄉里之孤弱不能自存者歲時月日皆有來米帛遺隆
殺物差不失所宜君之鄉多平陸稻田地接台括二郡
間二郡郡山居十九不宜稻奸民事末歲常負穀出旁近
縣求倍稱息利日夜不為衰止以故無積粟歲二三月

常艱難食穀賈重玉與旁近縣相似君常發歲穀取賤價
如穀始熟民朝雪釜鬻持空囊以出歸而奉大環是百
餘里賴以不飢然其性質直好面折里人或有微過君
聞召與語語皆切至聞者羞媿欲死曾不為少止人猶
以為愛己不為怨怒後里中莫敢為失脫或過誤有不
善人為益覆終不令君有聞也君之處家儉勤甚每食
不過一器飯與一杯蔬夜未嘗就席寢身所衣褐數年
不易未旦出行問巷田野視里農勤惰隨事勸勉歸輒
課僮奴耕植穀桑果蔬及熟其實碩豐滋甘視他所種
若二種雖風雨冥晦不在東畎在西畦未嘗有須臾間
及得閑故 故人父老幼稚為言德若近時鄉里數家

成敗所由唧唧不休自處細以至富盛未嘗少改易也
伯元凡及二君子卒四門之子仰君以學乃延頤儒且厚
為禮以故子姓皆賢有文能自卓立而君亦老矣君嘗
得一官論吏部調監臨安府徐村酒庫二君子昂貴用
以階進事得美仕君不以為意趣弃去不顧後以子顓
故得武翼大夫年七十三遂卒子顓將葬君壽溪先堂
之側卜之不食又卜九里之原則兆未葬手其書抵所
交胡長孺曰顓之諸父幸與子之先君子游顓又幸與
子游今將葬吾父子之銘吾父也奚辭辭既復書許諾
矣敬按何氏世出周之唐叔虞其後十一世食采於韓
及秦并諸侯韓之公族子孫散處江淮開晉以韓為何

遂有何氏世載令德語具國史與二君子之隧碑其隱
於娶之金華山者其先也當宋建炎自金華徙來處永
康之清渭里者其五世祖也曾祖塤祖洵父逸君諱子
申宗祖臯叔倫之子為後於是者也周子二月廿四日
與庚辰二月甲申君之卒葬同日也娶孫氏忠愍公孫
女先君十年卒子珪不慧顛仕宋為武功大夫閣功宣
贊舍人敏早死孫男三人女一人皆顛之子也嗚呼
德年先君子無緣早世子幼二君子為治凡喪事示四
三年二君子相繼淪喪獨君歸然存族姻有所仰里井
有所賴而後生晚學有所慕而為善有所憚而不敢為
不善乃今截體魄地下侍仰之間無三十年典刑殆盡

而長儒之銘之頌不悲乎銘曰九里之陽有翼有翮鵠
峙鳴翔九里之外溶溶遷遷匯於而趾墳高半丈廣視
其上典刑是葬百年為期谷陟陵墮尚君墮斯碑

竹月歌

右見陶南邨文抄

竹聲愛呼月聲清月愈明清光照竹影篩碎澹黃冰嫦娥
怨孤眠種桂不種竹有風吹桂花堆作黃金粟我愛竹
間住結屋竹間住夜推月出月門嫦娥不肯去遺我一片玉
照人毛骨寒軒轅鑄不成掛在青雲端無柰白兔翁搗
玉作仙藥散與世間人年年生白髮白髮念滿頭古今
人共愁杜康采萱子釀酒能忘憂竹聲為我吹明月為
我照頰影呼麴生三人共飲笑風定竹聲靜明月在青

天天地為衾枕客容我一醉眠擺脫世間事夢到羲皇前
為我言至道理極歸容玄滄海一杯水太華一微塵醉
形不醉心一醉三千春黃鶴山中人王叔銘明畫盡詩

胡古愚詩

和楊官魚友直胡古愚

萬事紛紛歸去休採山釣水即良謀青衫不直田園樂
白屋那閑時世憂壯士奈何成漢落殘年如此愧淹留
何當共駕牛車去却泛春江樹杪舟

虞邵庵詩

虞邵庵自題戴笠圖四詩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人仙冉冉遺松老
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傾筐近得故時薇
山中欲雨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遊來結屋相因依掛巾石壁書霧濕
沐髮池水朝陽晞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絡締
隣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縣車百意反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
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食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
赤松有約應須待此日先生戴笠來

莫問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柱
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鏡尋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
莫圓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

李雪菴題題完墨竹

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

不寫阜陶大禹謨

題三山萬歲峰

一治曾教後萬民一峰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
真箇江山已屬人

題范蠡歸湖圖

名遂功成汎五湖知幾千日擅良圖向教勾踐堪同樂不
識先生肯退無

題夷齊圖

乾坤分得聖中清一節能為萬世經殷滅周衰幾今古
首陽山色愈青青

題平陽龍神張誠叔別業

姑山之東山之隅龍神風物美且都泉清樹茂田膏腴
中有太古仙民居云是先人之故廬龜跌十字存遺墟
左岡右林跨修途前潭後阜開畫圖柳塘竹塢當間門
藥畦花園相紫紆三間茅屋葺堪輿延賓有齋爨有厨
壁間懸琴架積書文楸在榻酒在壺棗華春風歡友于
紫蘭芝草羅庭除田^春泰^禮禮賈陶漁牛羊驪雞豚鳧
絲麻委婢耕委奴歲時足以供百需打門未始驚追香
遠屋時聞幽鳥呼主人况乃非世儒王門舊曳鄒枚裾
胷中素有廊廟謨冥鴻未可世網拘振衣歸來弗躊躇
青鞋布襪竹杖扶南窓寄傲忘居諸一觴一咏日自娛
高情澹澹寄太虛出岫野雲同卷舒寬兮綽兮矩不踰

優哉游哉樂有餘。人間有此安養區。朝川盤谷未必如。
平生我亦山澤癯。所經佳勝神與俱。田園至樂獨讓渠。
知君之樂孰若吾。自咲才非陶謝徒。作詩儘荒其可無。
洪武二十年在錢唐學館作。

桂孟平詩

睦人桂衡孟平作代人送王惟中

秋來忽得桂衡書。又報王郎去。除若有鄉情。須寄我。
便生官况也。從渠山中歲月三逢雁。客裏饕餮兩饜魚。
此去上林方校獵。要因奏賦識相如。

送孫性初生簿興化

新柳色未勻。北郭燈盡試買舟。吳山驛送子為貞士。楊
柳陰滿地。荷葉大如錢。送子浙江亭。去作閩中官。為士

必作官。未有如子快讀書。取青紫。信若俯拾芥。雖由讀
書力。亦荷明主恩。子尚夙夜思。何以答至尊。惟皇有大
誥。善惡靡不載。善者子當師。惡者子當戒。恭惟大誥言。
昭若日月懸。為民父母者。不出于此編。子能遵守之。萬
無一不濟。豈惟免疵癘。亦可長富貴。父母願子安。師友
願子賢。子有萬金書。到任及早傳。

蘇李泣別

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淚。
都無一滴為功名。

九日陪陳廣文貢有道遊伏龍岡新菴

久客思歸未賜環。登高且上鳳凰山。空將青眼看重九。

不見黃華露一斑。老境更從天下健。僧房長許客偷閑。
廣文不是無良舍。那得清幽似此間。

春暮

忍將愁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自斜。晚白菜肥蚕出火。
冬青花落燕成家。歸田誰復如賓饁。入室今惟對影嗟。
無可奈何聊且睡。不勞春夢繞天涯。

雲濤軒

高臺圖畫自天開。下有軒居亦壯哉。雲氣四時多似雨。
濤聲八月大如雷。直看查泝天潢去。莫遣舟乘雪夜回。
擬待他年具舟楫。中流小試濟川才。

安節堂

晚節何由得此安。阿兒能孝母心寬。螭蟬曉饌來江浦。
絡緯秋聲上井闌。松柏耐於花易過。衣裳偏是綵宜看。
登堂為尔歌眉壽。春酒香濃李子丹。

鄒奕詩

鄒奕寄沈誠莊

芝軒先生人中仙。儒醫並稱世所艱。顏井泉通上池水。
孔壇杏接匡廬山。焚香鼓琴白晝靜。吟詩瀹茗青昏閒。
老樵何幸^忝知已。日日杖履相往還。

又和誠莊韻五首

關塞同為客。王門共曳裾。青雲應咫尺。白髮竟何如。忽
憶吟梁甫。長懷賦子虛。所嗟衰朽質。多枉故人書。
春來倦行樂。春去却尋幽。花落隨風舞。溪喧帶雨流。乾

坤真逆旅身世似懸疣何物令人羨忘機海上鷗
閑居忘俗累行樂喜芳春露滴烏巾墊花迎白紵新清
歌移晚興佳句滌襟塵處處香醪熟誰家味最醇
荏苒傷春老嗟眊借髻華客居猶未定杜酒不須賒花
柳知無恙雲山画莫加尋芳徒步好何用早將車
長鬚携尺素邀客扣塗茨筋力非前日襟懷似昔時酒
從花下酌船傍柳邊維風景還堪賞遊也未遲

陸考吉詩

陸禧彦吉題山水圖

誰寫雲林景亦奇却如吳嶺越來溪柴門未啓雞初唱
竹院繞聞鶯亂啼藹藹烟籠花樹合溽溽露浥柳梢低
今人萬里鄉心切吟斷東風望欲迷

沈誠莊詩

沈繹誠莊送諫師哲

萬里還家惜門東風塞路雪猶存柳條未放黃金縷
竹葉先浮綠蟻樽比及杜鵑啼客邸料應畫鷁到江村
白頭交托忘年舊好附鄉書示姪孫

寄以潛姪

吾宗阿姪侍金門要竭忠誠報寵恩白髮至親惟叔孀
青囊傳業有兒孫客邊自吊燈前影身後誰招石上魂
聊寫容儀聊寄汝可能函骨到五園

詹孟舉詩詹孟舉挽袁子英

吳門山水陽陳雷魚鳥依然得往來書後常思洞庭橘
詩中人寄隴頭梅但知抱道非貧病誰料生兒是禍胎

老泪盡從枯眼出。西風遙灑鳳凰臺。
右見葉文莊水東日記

。文章滑稽日錄

石君傳司馬用彰著出程

甘澧傳

范光傳

竹君傳並孫大雅著出陶南

黃將軍傳姚廣孝著出本

豐本傳唐肅著出本集

翁仲傳朱應辰著出文集

梅先生傳王元章著出竹齋

楮虛白傳

連華傳

墨君傳

鞠玄傳並童中州著出本集

元寶傳胡長孺未抄

竹夫人傳

璞隱者傳

麴生傳

冰壺先生傳

白咸傳五萬並揚廉夫著出

玉鸞傳不知何人作見舊

夏清侯傳出清異錄宋陶穀

郭索傳出蟬畧高似孫著

自然道士傳

真一先生傳

真一先生傳

壽光先生傳三篇並任出

杜處士傳東坡集中

桑寄生傳蕭鳳儀作

大庾公世家王柏作見文集

湯婆傳林景熙

孔方傳

墨者傳徐伯幾

玉友傳劉岐

玉鸞傳

孔方傳新仲銘

湯媪傳吳寬

。老境六通 并序

元翰林學士汲郡王惲著惲字仲謀號秋澗有文集
一百卷

夫人生百歲如馳駟過隙能幾七十者又復幾人所
謂倘來外物猶浮雲過目亦何足道哉因感壯年所
行多輕生之事趨前太猛一也讀書過分二也飲酒
無量三也妄慮坐馳四也喜談好氣五也戰藝多勞
六也不肖今年已踰六旬念此六失覺五十九年之
間何啻是耳而驚而愕且畏且怖豈勝慨哉故養生
之念驟然生于中蓋其勢有不得不不然者因作老境
六詠庶幾與吾同波者聞之不無少有所戒亦老者
安之之意也至于直達性情以抹往失初不以工與

拙為計也幸觀者無誚

至元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秋澗老人謹白

飯飽即步

殘書讀罷午食餘信步徐行當澤車接武徑過之德里
談玄時到故人廬老便步稿靴無文靜愛聲珮珮有珺
相送歸時燈已上到床一枕即華胥

目倦忘書

半若雙明六十四滿前花黑理息常酒杯縱對甘無分

書卷相看任久忘虛室靖深愜之坐守忘目爛怯餘光
悠悠未了三千元吟風從今付窟郎

言慎養氣

聚首閒談足是非到頭贏得小人之屬垣有耳常捫舌
守口如瓶慎動機珍惜無先吾氣浩坐忘深識道心微
客來客去俱恬靜克已存誠恐度幾

食甘戒飽

食前方丈因如^肉稜莫遣分毫胃氣勝百斛盡從中所過
微^軀之能不病相仍已餓便飫甘能止過軟^飽雖鮮熟即棄
此是老坡真聖藥免教^攜舊杖去騰騰

寤之絕思

夢神依例到殘更自似鰥魚了不^瞑正為膽寒增展轉
不^緣之身老惜伶俜除玄覽歸安靜宰制心君入杳冥
昨旦早興襟自足不知青鏡之^鬢星星

息藝休心

辭筆縱橫更老成只來虛譽不根經風雲滿眼嗟何有
月露盈箱笑未停肆口成章終妄作^志言休思是頤齡
子淵真在心齋妙一字何嘗及性靈

坐倦即眠

坐暖團蒲倦自然夢歸先到蝶飛邊^窗窺痴絕凝盤石
肩井斜傾似墮鳶香散餘馨栖翠被燭搖寒影掩殘編
老來境界無多味飢即思^食困即眠

香冷燈殘靜枕惟竹窻幽思獨依依時情久與詩情淡
銳氣常如夜氣歸空控孤膺^坐堅鷗^坐漸^力駕逢掖擁腰圍
年來^來竟味雖同體未分甘從朽木磯

王蒙詩

荏平縣乃馬周故鄉今荒廢特甚縣中惟有三兩家知
縣姓陳處州人邀予同往西門郵亭中看花郵亭因廢
圃尚有救峯奇石花名玉瓏琤枝葉與瓊花無異但花
蕊層生與葉相間遠望如翠烟籠玉坐香撲人遂呼濁
醪痛飲花下陳縣公取紙筆求詩乘醉走筆賦二律
誰司后土作花王丑置瑶華官道傍衣袂不經塵世染
夢魂猶帶廣寒霜孤蟾照破瓊林雪飛蝶栖殘珠樹香
天上人間惟有此好將闌檻護荒涼

何年碧海金瑤仙雲製衣裳雪作鈿醉鎖素虬纏寶樹
閒騎白鳳下瑶天鶴林寺廢空流水后土祠荒起暮烟
漸愧郵亭一株雪春風猶得路人憐黃鶴山中樵者王蒙

王逢詩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國初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
翰林直學士蟾心之後從于也至正甲午政以浙省幙史

奉卜顏平章檄轉餉鄂閩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是
殺會飲于蘄氣合即以兄禮事政未幾起赴沔束泣別

曰第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貲相記托政謹

藏之越兩月束友朱率其奴來報曰束不幸入蓮臺

湖遇盜死矣政收校淚曰束已矣家固無恙也勞之去明

年竣事還鎮江要宋東氏啓囊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

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十枚衣帛有差歸之束氏餘鈔

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五十兩珠十枚有朱題封歸之朱

二氏盛醴饌以謝辭之前國史編修官膠西張復初嘉

政義高為著還金記且稱改^政幼知讀書澹利祿嘗從斗
章克池之諸孫破蘭溪渠魁徐貞一平蘄水寨司輜糧
四年無纖芥譴何平章凡七薦中書不報人謂公侯子
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蕭帽山人王逢播之詩曰
新春肥羊采石酒君為玉昆我金友夜談接膝晝握^王
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漠漠
蓬窓篝燈照裝^索察嘆君遠行感君托蓮臺湖深痕拍銀
鷓鴣杜若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游無古人
葉即還金何愧竇高鈞

翰林伯生虞先生蜀人也布衣時落落不偶抱經世之
才救^挾貫道之器鄉人莫之奇也遂遨遊四方涉江湖歷

張延年記
事二則

險易無不周覽而求訪焉至錢唐僦居客邸一日偕友
揚仲弘薛宗海范德機過西湖之上謁方外淵微宰鍊
師之廬求禱仙卜休咎淵微即設几焚香置箕懸筆而
叩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淵微
叱曰吾不召汝神何來神附云某來茲欲挽虞公作一
保文申達上帝用求廷陞幸公勿吝某將報德焉眾咸
謂虞曰君無辭神請公諾翌日文成火^火於西湖之濱逾
旬再詣淵微之廬文將禱焉神復降之某得陞而城隍
矣特想報謝虞公後當極貴無忽神退眾咸驚^且異焉
後公遊京師初仕冷官不三十年官^至極一品爵贈五世
文名天下德流後昆生封公沒加謚順受五福何其盛

欵豈非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公以致然也耶
杭州屬邑民某姓宦室也所為不法流毒一鄉眾怨赴
訴詞出雷同事覺逃匿累連無辜憲長震怒督責有司
示罪賞揭大逵家至壁白彼所記散犯匿者罪連坐能捕
者賞萬緡號令四布追索甚急郡民王一山者彼友也
業儒居湖山第一樓倚彼於密暮月不發計求脫之禁
嚴不可隣察知貪業賞報所屬率兵吏圍其室捕被獲之
山亦連坐有司先告憲司長云孰敢敢匿彼拒法如是耶
訊致茲吾親訊之有司驅山固見憲長長怒遽問云女
知彼所犯乎山曰知之乎女知刑法中山曰知之女見有
司揭罪賞乎山曰見知之女不就利而避害既發何

詞焉馬山曰山知彼所犯來奔乘其危售其友欲避罪而
求賞則為名教枚中罪人也山不忍為事當黨連坐則甘心
焉苟憲長聞山語竦然曰君子所謂臨難臨毋苟免臨財毋
苟得苟出實踐之矣此義士也語云觀過斯知仁矣若罪
之吾且政苛而刑濫民得勸焉遂釋之憲長魯齋許先
生之子也此事楊太史元誠公言太史平日篤信人望
也匪揄揚之士必不安請書此入鄉老孫先生客談傳
以警世之為友及不義者云樓樂谷易民張延年書于管公

閱松江志見瑁湖留題一詞因次其韵

對九峰無語聽一聲清嘆華亭孤雲深處當代才華知
益世日下長虹光吐空為弔英魂仲仲回兮中原孤兔

穴問洛陽宮闕今誰住吳與晉在何許

人生莫道儒冠誤便卧龍躍馬必完也歸黃土土 侶扁

舟鷓夷子烟風五湖歸法去一嘆起將如意舞 教咸陽

黃犬歎湫吳淞不 流今古能照裏羨雙鷺鷺

記事

陳睿

會稽陽明洞天在嘉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古禹穴
越之勝境也洞有東嶽行宮及道宮深邃盤礴諸峰羅
立環聳予常留宿道宮次日有老道士鶴髮朱顏延至
其室室黃置一壽具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即弃人間世
而入此木匣也其後軍臨臨然下道士乃先沐浴冠之絕
粒飲與衆別而卧于棺中七日不死軍至開其棺復食
之而生數月城不破而軍退道士乃入城病卒勿之具

不可得矣豈亦有分定歟 陳睿書字思可

王帝

至元元年春僕之永豐縣於錢唐江頭覓舟上常山同
載有李孟容名度中原人乃翁官番易今由京師回因
言在都城見一全真先生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
東茶肆中頭言輒有驗自親受之造其所寓在五門外
第二橋民家叩其所行不答遂敬之女如師詢以出處乃
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復
問及時事其人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正貞天下
亂矣時元統年也李曰國初已有至元矣其人曰汝但
識之李南還至閘河聞改至元心益信之既別僕每記
于懷數年果改至正益貞者正也十七年丁酉保赤無

錫州判李自嚴帥下令史來錫山相會云四十後方補
饒吏遷池州辟嚴幕時將六十矣未幾陞分省掾卒于
吳全真之言信不誣也特不知何術而先知豈非異人
矣蜀人王立中彥強識

全思誠

國初張可與李仲方鮮于伯機同仕于朝既而張公除
江淞郎中仲方為都事鮮于淞東經歷晉會于杭甚歡
一日李卒於官張公移書伯幾曰仲方沒矣家貧子幼
吾不經理其家孤寡何依吾許一女配其仲子伯幾聞
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贅其長子即從善後官至紹興
路推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路總管泰定間為江陰
州尹余館其家教四子惟長子叔成以文學名乃知前

輩結交重氣義不以勢利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仕至
中書左丞元朴公乃其姪享富貴必有異於人信不誣

矣二年戊申歲全思誠書

全目錄

檄田露布何所小乎漢陳琳草檄甚操見之頓愈頭風

陶宗儀
二則

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皆通釋曰檄徵兵之

書也江為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掄以羽之爾雅木

無枝為檄註檄擢直上也文心用龍有張儀檄楚書隗

曰林已斥文選文共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

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之每戈先書帛於漆竿上名露

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嘆表架作露布以馬手不車筆

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國

之 漢官儀凡制書皆之璽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
郡文漢書賈洪為馬超作你伐曾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
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之露布文文露沉宋均云甘
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
之義當取於此與

勺曲山房熟水法削沈香釘數箇插入林中置之瓶內
沃以熱湯密封瓶口少之乃飲其妙莫量南村野史陶
宗儀書

壬寅六月王雲松過葑江上出此數事因為借錄之

如右云錫類堂中記野航

酸齋降筆作清江引一闕贈鉄笛道人

鉄笛一聲江月曉催上長安道金帶紫羅袍象簡烏紗
帽誰不說玉堂春事好

寄侯頤軒虞邵菴

侯公有道術隱在洞庭山仙橋曾供母幽花自悅頤顏新
詩傳石洞舊語憶鄉關我欲長相覓應騎一虎還

題鶴亭詩稿二首

三幅吳箋二十詩才華宮錦翠峨眉長吟易盡愁無那
抱膝茶烟兩鬢絲東南佳麗盛長歌水碧空青若未笏多
鶯嚙上林千樹柳但聞新詠奏雲和

題舟丹丘青山白雲

北苑今仍在南宮柰世何青山解浮動端為白雲多

右虞詩未考集中有無姑錄于此

野航

題汗簡

汗簡一編乃郭忠恕所集凡七十一家字蹟為證古尚
書音為始石經說文次之觀其源委深有自來嗟夫字學
之始始於蒼吉無字之字天真粲然有字之字筆法絕
然古無筆筆於秦至秦而小篆篆生矣今人率皆遺小篆
之法不古之尚而今之尚流而愈疏忘本亦甚古人製
字良各有說時特後世莫知其故傳之久而後人不免有
舛繆以人其本真汗簡之作追古法於既泯流新傳於
無窮郭公之功多矣後之業業字學者可不知之庚寅六
月所南鄭思田肖肖為山澗葉君題汗簡後

題伯機臨鵝羣帖

僕與伯機同學書伯機過僕遠甚僕極力追之而不能
及伯機已矣世乃稱僕能書所謂無佛處稱尊耳必明
持鵝群帖見示使人歎賞不能去手而又甚慶其有子
也至大三年八月廿三日將赴杭州車橋寓舍題子昂

題錢舜畫

舜舉作著色花妙處政在生意浮動耳爾來日夕沉埋
醉鄉吾恐久乃不復可得覺非其深藏之同郡趙孟頫
題

右抄得應龍王氏本戊申九月何煥

蘭亭十三跋子昂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

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予北行携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携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

獨孤名淳朋天台人花_{蘭亭}帖當宋末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之家剽一石無憑數十百本而真佳始_難辨矣王順伯尤延之其精

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嚴訟益嘆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德本五字缺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_藏莊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_{子昂}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其人既識而_藏莊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所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翫何以解日益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况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號東屏有定武蘭亭是其
師晦巖照法師所^藏莊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
自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將過呂
梁泊舟題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
右軍書蘭亭是已迺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
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二蓋結字自時相
傳用筆予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
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及古
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

日濟州南待闌題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
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索求書于景遠甚眾問余
書者全闌殊不可當適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
州北明十里重展因題此卷

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
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向故換凡骨無
金丹^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皆不同蓋紙有厚薄麓細
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
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

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擊小夫乳臭之子朝
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三日泊舟虎

陂待放閤書

。跋定武隸帖 清容居士

歐陽公著集古錄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
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後宋諸賢謂薛向之
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由公庫此論千久一律
今以歐公所論則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
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錄
損滿流帶右天以孔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予嘗毫髮辨

証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來襄陽
親跋丸真舊歲張樂政孝伯家其子寺丞即之以書名
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淺猶可考也今以予平昔
所見本悉疏于后

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 画右軍像後明誠親跋
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遇吾里之奉化其書画
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史中今所
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
石錄家莊藏石刻鍾鼎篆籀鑑銘泉譜俾內府其家前

後不廢近歲丁未繼赴新昌尤 遂悉散落始歸于
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為浙西提
舉時携入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具最著者樓宣獻劄
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顛本溥於閩中有樓室戲跋剪碎作冊葉
與前二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鄆之城
南崇法院有 信道字画然不著名在內侍譚氏家

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覆子固疾呼曰蘭亭在
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

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子官有
官印歸濟南張樂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
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廊手書滿軸予以有半跋未
遂贈善之文原節借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
留之予跋乃剪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

江紙括茗之用孫為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為翰林

應奉貧簪于斃太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重為劉氏

所得有叔信父印

損本^本多有叔信父印蓋宣和曲水亭既成臣以御

之^筆器京兆^薛之嗣昌家宣取留內璫所暮夜以置金紙

即越蟬^翼疊三紙連印故^下本作中本著中上本微瘦

然^皆之無田^異此本子昂得於都城裝成冊頁磁器劉生

手^手之不置以銀壺^杯林孟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之本得於雲溪陳侍郎振孫伯玉

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畫散落予家亦得其數

十種此本亦有叔信^信父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浮^淳本有黃豫章跋予每疑之^鏡損

與山谷差有後^先無^異之前數本更伺它日以考

珊瑚木難卷四終



